



抽象名词的隐喻性“有界”空间范畴义

龙 涛

摘 要: 不同于传统对抽象名词表“抽象物或抽象意义”这样一个与“实体”概念对立的意义表述,抽象名词是通过“隐喻”途径获得的一种隐喻性空间意义,而且抽象名词所指的空间性质是“有界”空间。

关键词: 抽象名词;空间义;隐喻;有界;类指与个指的接近

一、问题与目标

本文研究词类研究领域过去较少受到关注的抽象名词(以下简称“名_抽”)的语法意义问题,以了解名_抽的语法意义怎样对名_抽的语法形式与用法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过去语法论述,将名_抽的意义一般表述为“表抽象事物或抽象概念”,或者干脆予以回避(如朱德熙《语法讲义》)。这种表述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抽象义与具体义^①,或“抽象”事物与“实体”事物这样的概念很难做到形式刻画上的具体区分;以加量词这个区分名词的主要形式标准而言,实体名词(个体名词、物质名词、集体名词,以下简称“名_实”)与名_抽都能加量词,表明这两类名词并不具有形式有无的对立性,而只有形式上的强弱之别,这种形式特点决定了它们的意义也一定具有非对立性特征,二者在语义上存在一定关联,但“实体事物”与“抽象事物”或“抽象概念”在语义上的对立性,完全割断了它们本应有的这种语义联系。

陈平 1988^②、王珏 2001^③、李宇明 1996^④、刘顺 2003^⑤等,将名_抽语义置于名词“空间义”平面进行观察。有人还给名词空间义的强弱排了顺序,例如“个体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王珏 2001:24)。名_抽属于弱空间义。

这种分析,实际上解释了前面提到的名_抽与名_实在形式与语义上的非对立性现象。不过留下了一些关键问题需解决,例如:

1. 名_抽为什么能具有诸如“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陈平 1988)这样的空间义,并因而能获得加显示空间义的量词的能力?
2. 名_抽的弱空间义性质从正面表述看又是什么?
3. 名_抽的空间义对它的语法形式有什么影响?等等。

我们将名_抽与名_实在一些主要形式方面,例如与动词搭配、加量词、加方位词等方面的共同点并联起来,探寻这些共同形式特征下所必需的共性语义基础;同时,寻求二者在这

①“具体义”用的是相原茂 1990 年提出的概念。

②陈 平:《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载《中国语文》1988 年第 6 期。

③王 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④李宇明:《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载《中国语文》1996 年第 1 期。

⑤刘 顺:《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3 年。

些主要形式上的区别,并藉此分析二者语义上的差别。这些共同的语义基础将名_抽与名_实一起,纳入一个共同的语义范畴;二者在形式与语义上的差别,形成了这个范畴中的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名_抽的意义,就蕴含在这种语义的共性与差别之中。这种研究,就是关于名词的“范畴扩大化”现象的研究。也试图通过这种研究,解释上面提到的三种现象。

二、空间“映射”与名_抽的隐喻性空间意义表达

抽象领域事物的认知结构,是物理空间领域事物认知结构的“映射”,二者具有认知结构方面的同构性^①。通过隐喻^②方式,将对实体物的认知结构框架转移或“映射”到抽象物上,名_抽所指就成为实体物的隐喻形式,从而获取实体物那样的“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的空间形式特征。因此,名_抽的语法意义,是隐喻性的空间意义,或说是空间意义的隐喻形式。下面从空间“痕迹”、空间特征两个方面,讨论实体物的认知框架怎样映射于抽象物的认知域。

(一) 空间“痕迹”的映射

实体物的作用与被作用行为特征,以及它的某些性状,是在空间层面直接展开或展现,具有在空间上的直观可察性,从而留下实体物在物理空间中展开或展现这些行为或性状时的空间“痕迹”;这种空间“痕迹”间接显示了实体物占有空间或在空间存在的特征。这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名_实能搭配表示可直观感受或观察到的行为、动作或性状的动词与形容词。

抽象物在认知中也被赋予了实体物所具有的、在空间上直观展开的作用(如例1A加线词语)与被作用(如例1B加线词语)的行为特征,或在空间上所直观展现的某些性状特征(如例2加线词语),从而使抽象物获得了像实体事物那样的空间“痕迹”。这在形式上表现为,名_抽能跟表示在物理空间上展开与展示的动作行为和属性的词语搭配;而这些词语跟名_实的搭配才是原型性的关联。例如:

[1] A、他的地位迅速飙升 / 股市走势

B、质量问题被揭出来了 / 撩拨激情

[2] 他的这个样子很生猛 / 气氛很火爆

名_抽与这些动、形词的搭配,表面上只是词语搭配对象的改变,但实质是将这些动作、行为、性状的认知域(物理空间)向抽象领域方向进行了转移。像上述举例,不能仅看作是言语运用中似乎具有偶尔性的新用法问题。这是语言认知上的隐喻问题,它反映着我们从熟悉的物理空间世界转向不太熟悉的抽象世界所进行的概念认知思维方式。语言运用隐喻的表达方式极为普遍^③,有些形式已发展为一种普通的用法,如“打开了新局面”、“使用这种技术”等,这些用法很难看作是言语的修辞用法,它们是“语用法的语法化”(frozen pragmatics)了的、或说是言语的历时发展在语言共时平面中的沉淀物。

(二) 空间特征(空间外延、空间形状、空间性质、空间位置关系等)的映射。

1. 空间外延的映射

实体物的空间义,是事物从“类”中离散或说“个体化”出具体的成员对象以后的前提下获得;“类”是外延退隐,内涵凸显,没有经过“个体化”,事物不可能获得空间上的外延特征。这种“个体化”,一般通过名词加数量成分的手段来进行^④。名_抽所指被隐喻成实体事物,本来是不可具体捉摸的抽象物,就可离散出“个体化”了的具体对象来。这在形式上表现为名_抽跟名_实一样,也可加量词。

2. 空间形状特征的映射

通过隐喻等认知方式,抽象物也可获取与实体物相同的诸如“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方面的空间形状特征。名_抽与个体量词、成形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等的相互选择搭配,可说明这一点。下面仅以名_抽与个体量词的搭配来举例说明。

①张敏:《认知语言学 & 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本文的隐喻取宽义,包括了隐喻与转喻。

③Lakoff G.,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④大河内康宪:《量词的个体化功能》,载《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个体量词与名_实的搭配是原型性的关联搭配,它们的功能除了计量,更重要的是显示实体物的空间形状特征,如“条”,显示的是事物的“长”形^①。有些个体量词如通用型量词“个”,意义已经高度虚化,但仍然与事物的空间特征相关,即它是事物空间边界的“有界”性标记^②。

有的名_抽,也可跟个体量词搭配,这主要是通过隐喻、转喻、意象图式与图式转换、规约的心灵意象^③等认知手段,显示出抽象事物与实体物相同的空间形状特征,从而将抽象物纳入了空间事物范畴。例如:

[3] 一支歌(/一支笔)

“歌”通过“支”来显示其长形事物空间义,有四种认知上的动因:

A. 歌要唱出来,对它起主要作用的显著性功能物件是喉管,喉管的图式为“长形”(——实体事物“喉管”可同表长形的量词“根”或“条”搭配,是原型性关联,显示出它的长形事物特征),这是以(功能性的)显著性部分“转指”唱歌这个整体的转喻性扩展;

B. 同时,歌从喉管里连续发出,歌声连续发出的这样一种运动轨迹的图式(——跟“话”不一样,话不一定是连续的,因此形成不了一种长形图式,)同于喉管的长形图式:这里又涉及意象图式的转换,从一个不可见的非视觉域的意象图式(即歌声的轨迹),转换成一个视觉域的意象图式(即喉管的图式);

C. 而歌声的运动轨迹与歌,又形成一层转喻关系;

D. 喉管这样属于身体器官领域的长形图式又与“笔”和“箭”这样的表典型长形事物的长形图式相同。这里又有了一层图式转换。

这样,通过层层转换,“一支歌”的“歌”,就与“一支笔/箭”的“笔”与“箭”一起,都归属于“支”所显示的长形事物范畴;而与同一个量词“支”的搭配,显示出了“歌”的长形事物空间义。

认知语言学认为,这种认知动因是起一种促动作用,这种促动性与事物的关联有规约性,不能类推。因此比如“话”,尽管与“歌”都是喉管的产物,却不能说“一支话”。但言语形式背后的认知动因,却不能否定。

3. 空间位置关系的映射

抽象物被隐喻成实体物,就会跟实体物一样占据某些空间位置,有了空间方位特征。这主要是通过加方所标记来表示,如“上”、“里”、“里面”、“中”、“下”、“下面”“方面”等等。名_抽加方位词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名_抽前还可加处所标记介词“在”。

三、名_抽所指事物的空间性质:“有界”的“属性”事物

事物的空间性质有两个类型:“有界”(bounded)与“无界”(unbounded)。就“有界”而言,事物在空间上的“有界”性质与事物的“个体化”是一回事,“有界”事物就是个体事物;表现在形式上,典型的就是存在与不可数名词对立的可数名词(具体请参考沈家煊 1995),而在汉语中,就词类范畴这个认知域而言,表现“有界”事物的就是个体名词(《语法讲义》也称之为可数名词),在形式上它可加个体量词,换句话说,个体量词就是名词小类中所指为“有界”事物的形式标记。

实体物最典型地体现事物在空间上的“有界”或“无界”性质。而名_抽所指,由于在认知中被赋予了实体物的隐喻性特征而获得了空间特征,也存在空间上的“有界”/“无界”之别:抽象物有被看成是“有界”事物的趋势。这通过名_抽普遍具有的形式标记种类量词所表示的意义可以看出。

1. 种类量词与个体量词本是两种采用不同计量方式进行计量的单位:以计量个体事物而言,前者从个体事物的性质或类别的角度,后者从事物的个体单位角度;当系数相同与计量对象相同时,如果分别选取这二者作为计量单位,所计量对象的数量范围则理应不同;另外,种类量词的计量范围,也蕴涵着不

①J. Tai, Wang Lianqing.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tiao", JCLTA, 1990, XXV(1).

②沈家煊:《“有界”与“无界”》,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

③这四组概念参见 R. Langacker. "Nouns and Verbs", Language, 1987, 3(1).

定量词的计量范围,如例(6)–(8)。但部分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记为“名_抽 1”),例如“办法”、“想法”、“建议”等名词的所指,分别采取种类计量与个体计量时,二者计量的数量范围接近^①,——这可用“数_i+个量+名”与“数_i+种量+名”这两种结构的相互替换而所指事物的数量范围基本接近来证明,如例(4)–(5);从例(4)–(5)中我们还发现,抽象物的种类计量并不蕴涵不定量计量,加种类量词时与加不定量词如“一些”时所表事物数量范围形成了相对。这些都跟表实体的个体名词不同。例如:

[4] 有一/两种办法 ≈ 有一/两个办法

有一种办法 ≠ 有一些办法 // 有一种办法 ≠ 有好几(多)个办法

[5] 给你一/两种建议 ≈ 给你一/两条建议

给你一种建议 ≠ 给你一些建议 // 给你一种建议 ≠ 给你好几(多)个建议

试比较个体名词:

[6] 有一/两个人(数量范围) ≠ 有一/两种人

有一种人 ≈ 有一些人 ≈ 有好几(多)个人(就一般而言,当然有时也指一个人)

[7] 有一/两枝花 ≠ 有一/两种花

有一种花 ≈ 有一些花 ≈ 有好几(多)枝花 (就一般情况而言)

上述名_抽 1 分别加个体量词与种类量词时所指事物数量范围接近,说明了两点:

A. 名_抽 1 加个体量词时,所指事物不在于强调空间上的个体性,而接近于强调事物的类别,区别于名_实加个体量词时事物所指。如“有两条建议供你挑选”,这里的“两条建议”中的每一条都是不同类别的,说话人强调事物区别,也即考虑到了事物“类”,这“两条建议”可换成“两种建议”而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因此是侧向于表类别性质而不侧向表空间个体。

而名_实加个体量词时,与此不同,如“这儿有两个人供你挑选”,说“两个人”时一般不考虑这两个人是否是同一种人,说话人不考虑这“两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社会、生理、文化)属性方面的区别,只侧重表达“人”的空间个体性。至于如考虑人的属类性质区别,那么单独用加种类量词来表达。

这实际上意味着:

汉语中实体物的个体性与属类性相互区分;部分抽象物的个体性与属类性接近,或说,部分抽象物的属类性接近个体性。

B. 对这部分抽象事物而言,对它们的类的指称,就是指称个体。

2. 其余一些能加个体量词的抽象名词(记为“名_抽 2”),例如“歌”、“诗”、“文章”、“武功”等,不同于例(4)~(5)的名_抽 1 的计量表现,它们加个体量词与加种类量词时的事物数量范围不同,例如:

[8] 唱了两首/支歌 ≠ 唱了两种歌 // 引用了两个句子 ≠ 引用了两种句子

即,名_抽 2 不像名_抽 1 那样,具有“数(/指)_i+个量+名”与“数(/指)_i+种量+名”这两种结构的相互替换形式。

但是,名_抽 2 加个体量词时所指仍然不侧向于事物的个体性,而侧向事物的属类区别,在这个语义特点上完全与名_抽 1 相同。下面我们可通过事物的“拷贝”性表现,来证明这一点。

(1)所谓事物的“拷贝”性,即同一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与不同的地方,分别为其他不同的事物所领有,或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存在或消失。

用逻辑式表示为:

“如果 p、并且 q,那么 $p \cap q$ ”

(p、q 表示在同一事物分别同时存在或消失的两个事件)

即,事物的拷贝性为“同一事物同时存在或消失的两个事件(p/q)为真值”。

种类量词是表达这一语义现象最好的证明形式:名词加种类量词,事物只有在同一类别下,属性共享,具有这共同属性的事物当然可以不断被“拷贝”,例如:

①何 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9] 这种衣服,我买/丢了(一件)(p),他也买/丢了(一件)(q)。(p,q同时为真)

而表示抽象事物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无论是名_抽1还是名_抽2,加个体量词时都具有这种用法,例如:

[10] 这门武功是张三丰创立的(p),几乎在同一年,少林寺的一个和尚从猿猴相搏中受到启发,也创立了这门功夫(q)。(p,q可同时为真)

[11] 这(两)句话,她昨天想出来了并写在作品中(p),我前天也独自想了出来(q)。(p,q可同时为真)

“武功”、“句子”在这里虽具有个体性,但强调的是事物在性质与类上的相同性,因此,这两个名词所指在这里都是事物“类”的意义,它这里的个指用法就是类指用法,或者说,这里名_抽实际所指的是类,用的却是个体指称的表达形式。这里的名词所加的个体量词,都可以用种类量词替换而名词所指的事物范围大致接近。也正因为指类,事物在同一类别下属性共享,所以这里的名_抽加个体量词时的所指事物可以被拷贝。

比较一下能带个体量词的名_实。名_实加上个体量词,所指不具有“拷贝”性特征。例如:

[12] 这件衣服,我买到了(p),他也买到了(q)。(★)(p,q不可同时为真)

(2)有些名词如“小说”、“书”等,既可表实体又可表“信息义”^①;再如“教师”、“博士”等,既可表实体又可表“职业、职务、学历、地位”等抽象义。这些名词所指是实体物与抽象物共存于同一词汇形式中。作为抽象物或抽象义,名词加个体量词时所指可以被拷贝,这时指个接近指类,其个体量词用种类量词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表达,如例(13)–(14);指实体时,不具有这种拷贝特征,如例(15)–(16):

[13] 这本书/小说,我昨天买到了(一本)(p),今天又买到了(一本)(q)。(p,q可同时为真)

[14] 光这个研究生,后来从这个三百人的小村子里走出来的孩子,张殷就考上了一个(p),李汉成去年也考上了一个(q)。(p,q可同时为真)

[15] 这本一年前就卷了边的书/小说,我昨天丢了(p),今天又丢了(q)。(★) (p,q不可同时为真)

[16] 张殷这个研究生,我们正在这间教室考他(p),他们也正在那间教室考他(q)。(★) (p,q不可同时为真)

相原茂 1990 曾单独将具有例(13)表现的能加个体量词“本”、“首”“册”等的名词“书”、“小说”等,称为“信息义”名词。这类名词有例(13)中的用法,都是在这些词的抽象意义即“信息义”的基础上使用的,——信息作为这类事物具有共享性的属性,信息义事物就可以被“拷贝”。我们上述研究表明,信息义名词具有的这些特征,抽象名词与兼有抽象义的名词,都具有这种表现,信息义只是其中的一种抽象义或抽象物而已。只要是抽象物,即便它隐喻为实体的个体,都可以有“拷贝”特征,表示该事物的名词加个体量词的用法都是在用对个体的指称来进行类指意义的表达,所加的个体量词都可被种类量词替换而不影响意义的表达。

(3)归纳前面的内容,上述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它的个体对象指称与对类的指称接近,或者说用个体形式表达的是类的指称。这话倒过来说就是,上述名_抽用它主要的形式特征种类量词所表达的事物“类”意义,接近于名_抽用个体量词表达的“个体”义!这意味着,这些名_抽所指事物的空间性质是“有界”空间。

3. 不是所有的名_抽都可加个体量词,但这部分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加种类量词时的所指,理论上可以推广到其他不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加种类量词时的意义上。因此,可以将内部由不同次类构成的名_抽所表示的共性意义,概括为“‘有界’空间事物”,即名_抽所指事物的空间性质应该是“有界”空间。

(1)将名_抽所指视为“有界”个体,源于前面所说的抽象名词的认知基础:名_抽所指被视为实体物的隐喻形式。作为实体物的隐喻形式,隐喻通常只是某个属性方面的隐喻,就此属性而言,人们一般是整体

①相原茂:《谈信息名词》,载《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 年。

把握与理解,不考虑也无法考虑对它实行切分,由此又区别于主要根据切分与否来对一般实体物所进行的“有界”、“无界”判断,即名_抽所指,人们通常将它“识别”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通常被“识别”为一个“个体”。这种“识别”还有两个证据:

1) 实体物质的名词(如“水”等)与实体同质的个体事物名词(如“纸”等)加成形量词时,所表示的量可以分解,事物可以在同质的基础上伸缩,因此量词前可加形容词“大/小”;而名_抽中所能加的成形量词如“一片/几线希望”等,量词所表示的量不能分解,一般没有“一大/小片希望”等的说法。

2) 口语中一般的名_实在表示事物种类意义时,这个种类整体有时也可被“识别”为个体:

[17] 你让我不吃虾这让皮肤敏感的东西,可这个_抽虾呀,我还真没几天能离得了的。

(2)可否将这部分能加个体量词的表示抽象物的名词看作是个体名词,从而使我们上述关于名_抽意义的看法失去依据?事实上也确实有著作将名词能加个体量词的一律视为个体名词(如《语法讲义》)。但这样分类,会存在如下困难:

1) 如果出于归类在形式上显得更为整齐而将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看作个体名词,但它加种类量词时跟表个体的名_实加种类量词时的意义存在明显的对立,而跟一般不加个体量词的抽象名词加种类量词时的意义相同,即都具有拷贝事物的特征。给词归类的关键不应该只是考虑形式,而要考虑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

2) 汉语词类中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包括个体量词在内的许多不同类别的量词,都可用于不同的名词次范畴。如“师生”、“官兵”这样的一部分集体名词就可加个体量词。

3) 如果认为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是个体名词,那么假设可以凭容器量词来给汉语名词分类,那么是否也要考虑一些名_抽能否加身体容器量词这一形式而将它划进物质名词?

显然,认为是名_抽能加个体量词,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名_实所能加的个体量词,是表明名_实所指的“有界”空间性质的主要或唯一的手段;而于能加个体量词的名_抽,种类量词与个体量词皆可表明抽象物的个体性,因此,个体量词只成为这部分名词“突显”(“sailence”)或强调抽象物的个体“有界”性的一个标记!也由此不能认为不能加个体量词的一部分抽象名词的所指不具有个体性,后者只是缺少了一个突显其个体性的形式标记而已。

四、附论:关于抽象名词的定义

判断名_抽,主要应考虑名_抽意义与这种意义驱动下产生的形式上的对应关系,不先验地为名_抽设定某种形式的有无标准,而是考虑这种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与名_实有何不同。名_抽不在于可不可以加什么样的量词,如加不加个体量词,而在于它加个体量词时与名_实加个体量词的区别。如果仍选择量词作为主要的形式特征的话,则名_抽可表述为“主要加种类量词,但事物的类指与个指接近的、表示实体事物的隐喻性‘有界’空间意义的名词”。这个定义,可以区别个指与类指相分离、表示个体的一部分名_实(即名_实中的个体名词);也可以区别于某些不能直接加任何量词的、专门表达事物属性类别的“非个体化”事物名词(例如“青春”、“激情”、“国防”等^①)。至于像“书”、“博士”类的名词,是个体名词兼抽象名词。

●作者简介:龙 涛,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海南 海口 571158。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JD10-03)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龙 涛:《现代汉语名词(语)的语义范畴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